

詩語背後

雪中悍刀行

雪中飛悍刀 仙影飄飄 滿瀟江湖路 從來一夢遙

整理舊照片，翻到2013年春節期間與金庸先生的一張合照。久久凝視，思緒萬千。

一度癡迷武俠作品，但已是二三十年前的事了。其中，金庸的武俠小說佔有絕對壟斷地位。有些電影，印象也比較深刻，如《東方不敗》《青蛇》《臥虎藏龍》等。這些年，或許是感覺人生處處是江湖，反而不如那熱衷江湖故事了。

前不久經朋友推薦，網上追了一部38集武俠劇《雪中悍刀行》，從頭到尾看得津津有味。故事講世家子弟徐鳳年，原本是一個至情至性的翩翩少年，歷經磨難最終成長為智勇雙全的諸侯王。

英雄美人，快意恩仇，八個字道盡武俠的精髓。武俠是成人童話。身懷絕技的俠士讓人欽羨，仙風飄飄的美女從來養眼。山川雪谷，大漠黃沙，無不豪氣冲天。國仇家恨，兒女情長，最是熱血澎湃。

這一切落在影視畫面上，就成為單純的極致的美，讓你放空腦子，靜靜欣賞。當你吃着零食，喝着軟飲，看着美

女俊男在無限時空中穿梭，把自己代入劇中人物隨心所欲無所不能的生活，上天入地，懲惡揚善，何其快哉！

當然，也有對武俠作品不以為然的。台灣文化狂人李敖就很看不上武俠小說，認為它助長了一種集體的挫敗情緒，而這種情緒正好從小說中得到手淫式的發洩，給逃避現實者機會，給弱者滿足。

這就是李敖的矯情了。子非魚，安知魚之樂。大千世界，芸芸眾生，並非人人都是揮斥方遒的大才子。對普羅大眾來說，閱讀也好，追劇也好，固然要有意義，更要有意思。而讓身心愉悅，本身就是意義。縱然一夢，也是真實的安慰。我們這代人因為特別的成長背景，或多或少受制於某些說教，凡事喜歡探究。其實，生活本身是無所謂意義不意義的。人生的意義，是生活過程賦予的，是人們用知識和閱歷尋找出來的。

大道至簡。記得一位詩人說過：詩的本質是發現，詩人只需像嬰兒一樣，睜大眼睛好奇的眼睛，去看周圍的世界，去發現世界的新的美。一片風景，一縷清風，一朵花的綻放，一個少年的笑，美就是美，何必非要去探究它有什麼價值和意義呢？

那年春節，在金庸先生的客廳裏，與心儀已久的大師傾談。先生腿腳不便，一直坐着，講話不多，默然微笑，慈眉善目中透出幾分天真，一副盡盡滄桑田老，看破窮達生死的模樣。想想眼前這位老人，年近九旬，雲淡風輕，人畜無害，卻在半个世紀前以曠世才情營造出



◆2013年春節攝於金庸先生香港住處。

浩浩湯湯的武俠江湖，溫暖了多少人的生活，豐富了多少人的精神，滋養了多少人的靈魂。

而今，斯人已逝！碧海青山，野溪荒徑，不過一道風景；紅男綠女，皓首青絲，都有一段故事；飛鳥蟻蟻，殘葉落英，也是一場輪迴。人生江湖，風轉水流，天道使然。喜怒哀樂乃世之常情，收放取捨，全在心態。金庸先生筆下湧現了多少英雄豪傑，卻以玩世不恭的韋小寶作為終場人物，個中深意，惟先生自知。思前想後，趣成一聯：

道要開心，還要開心，無聊時也要開心，春夏秋冬都只做開心事；食有文化，飲有文化，青樓裏還有文化，吃喝玩樂更能成文化人。

歸隱與出山，守護與殺戮，江湖世界，大抵如是。一場雪中悍刀行，以「雪中」之靜美，「悍刀」之快意，終歸於一個「行」字。行走江湖，人來人往，都在追尋遠方的故事，而追尋者也成了別人的故事。

不由想起亞裔美國女作家Axie Oh在新版暢銷書《落水女孩》中的一句話：所謂故事，既是從真實世界的逃離，又是看清世界真相的惟一途徑（Stories are both an escape from the truths of the world and the only way to see them clearly）。從這個意義上講，武俠是真正的好故事，純粹的好故事，故事中的故事。

字裏行間

◆黃仲鳴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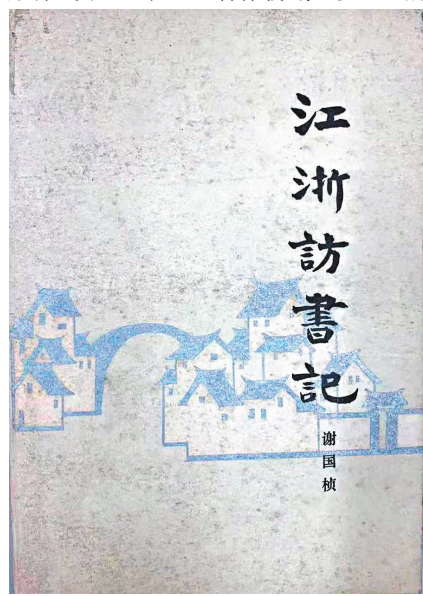
學者本色

近日尋書，得謝國楨（1901-1982年）《江浙訪書記》。他四出訪書，我也四出尋書，真同志也。他的「訪」，乃訪圖書館也。去過的地方包括江、浙、四川。所得諸書籍，多為孤本，很多書名，普通人聽都沒聽過。而他所矚目的書，當然是古本。他是明清史和目錄學專家。這部《訪書記》，編者在〈編後記〉說：「是他生前最後一部著作。」

講起圖書館訪書，我亦「專家」也。素聞上海圖書館藏書豐富，找一個暑假，專程前往，先訪華東師大的陳子善教授，得他安排在廉價旅館居住；跟着帶我往上海，得開圖書證一張，於是每日睡醒，吃了點東西，就往圖書館走。

上圖藏量確豐富。當時也，還沒電腦編目。我只在卡片上檢看，跟着借出，在館內翻看抄閱，或向管理員影印，這當然是要付費，如何付法，價錢如何，忘記了。對書而言，我是不計腰中錢的。

一日，忽有黃仁宇《緬北之戰》一書。當年的黃仁宇如日中天，著作暢銷，多已出版，



◆封面設計，清雅得很。 作者供圖

但末聞有《緬北之戰》；其欣喜自是非筆墨所能形容。那時影印，職員代勞，不容讀者操作，因舊書怕遭損壞也。不過，影印雖便宜，但添一項「損耗費」，卻甚為肉痛。告知陳教授，他大喜。相信即往圖書館借閱。後來台北的聯經將之重排出版，黃仁宇記者之作遂逃出生天了。

謝國楨亦曾訪上圖，時間比我早得多。但他所注目的書，乃古也，如宋《皇朝仕學規範》四十卷，南宋淳熙刻本，名貴到極。《緬北之戰》是抗戰時期黃仁宇以《大公報》隨軍記者，深入緬北地區的採訪作品，實彌足珍貴，也是黃仁宇未成學者時的著作。

除《緬北之戰》外，我在上圖還看了不少小報。真是一個收穫甚豐的暑假。此外，在廣州攻博時，也赴廣州圖書館訪書，得益亦多。圖書館小姐知我乃由香港來，笑說：「你是第二人。」誰「第一」？告知乃李谷城也，來翻閱舊報者。李谷城乃報史專家，多年前已逝去。哀哉！

《江浙訪書記》有謝國楨女兒謝紀青寫的《懷念我的父親》，內中所記，甚為感人。住院期間，北師大教授蕭璋往探視。謝國楨病中仍看書不輟。蕭勸「注意休息」。謝說：「戰死於沙場，學者死於講席。」並說，這是他老師梁任公的遺訓，「師訓不可違，我雖然病了，但是我還活着，怎能不讀書呢？」

此語甚壯烈。其實不死於「講席」，便死於「訪書」。這是真正的學者本色，書癡本能。

記憶中，很多年前，我曾買了部《瓜蒂庵隨筆》（大略）一書，喜甚。「瓜蒂庵」是他書齋名，並雕了一枚，很多藏書都蓋上。謝紀青說，印是金石家錢君甸所刻。他以來形容買書：「善本書籍，佳製名抄，我自然是買不起的。只能捨些人棄我取、零篇斷簡的東西。好比買瓜，人們得到的都是些甘瓜珍品，我不過是檢些瓜蒂而已。」

其語雖謙，卻含深意。噫！如謝國楨這類學者，於今已難尋矣。

民間文學 粵語講呢啲

◆梁振輝 香港資深出版人

滑劣劣、滑脫脫、滑啾啾、滑捋捋、滑溜溜、滑碌碌；邊個至滑？



人稱配音天王嘅譚炳文嘅1973年唱咗一首好受歡迎嘅《牛油蛋撻》，部分歌詞如下：滑滑啾啾，似豬糕咁滑；牛油蛋撻都無咁滑。

但呢啲人面珠，我想錫一啖；味香滑似新鮮蛋撻。後來呢首《牛油蛋撻》亦都成為咗有「廟街王子」之稱嘅尹光其中一首招牌名曲；不過，佢嗰條MV（音樂視頻）上字幕嗰陣就咗「滑滑劣劣」而唔係「滑滑啾啾」。

無可否認，《牛油蛋撻》無論係曲同詞嘅好大程度上都係「參考」新馬仔嘅插入曲。不過有部份用詞有唔同嘅寫法，例如：前者用「豬膏」，後兩者用「豬糕」。新馬仔用「滑脫脫」，口語讀「滑脫3-1脫3-1」；譚炳文用「滑滑啾啾」，口語讀「滑滑劣3-1/劣3-1」，尹光用「滑滑劣劣」，口語都係讀「滑滑劣3-1/劣3-1」。

用肥豬肉嚟炸油，油凝固後呈膏狀，叫做「豬膏」，「豬糕」係誤寫。書面語既「啾啾」，口語讀「啾3-1啾3-1」，唔可以讀「劣3-1/劣3-1」；仲有，只有「胖啾啾」，即係廣東人嘅「肥啾啾」（肥啾3-1啾3-1），係有「滑啾啾」（滑啾3-1啾3-1）嘅。書面語係從來都唔會用「脫脫」、「劣劣」嚟形容光滑，所以「滑脫脫」、「滑劣劣/滑滑劣劣」係唔存在嘅。

近年有唔少所謂粵語專家話「滑捋捋」先至係「滑劣劣」、「滑啾啾」嘅正寫。其實呢個講法一啲理據都冇，只不過係用咗「捋」呢個音咁上下嘅冷僻字啫。「捋」，讀「劣」，有兩個意思：一個解做「猛」、拔除，例如：「捋虎鬚」；正所謂老虎鬚你都夠膽猛，你都好冒險啫，「捋虎鬚」比喻冒犯厲害嘅人，同「太歲頭上動土」、「老虎頭上釘蠟燭」意思差唔多。另一個解做用手指順着抹過去，例如：「捋頭髮」、「捋鬚鬚」，使到頭髮或者鬚鬚平順光滑。可能有人睇到有「滑溜」個「溜」字，於是就將「滑捋捋」引到「滑溜」。

其實如果都識得講「滑溜」，點解唔諗下寫會係「滑溜溜」呢？翻查字典，「順順溜溜」形容順利不受阻撓，「烏溜溜」形容非常黑，所以「滑溜溜」應該可以睇做非常之滑溜。通過音變，「溜」讀作「劣3-1」；再通過音變，「劣3-1」讀作「脫3-1」。

由於書面語會用「滑碌碌」嚟表示光滑順暢，同時通過音變，「碌」讀作「劣3-1」，所以「滑碌碌」亦都可以睇做正寫。話雖如此，大家嚟溝通上最好都係用返「滑劣劣」，而有需要用同音但係冷僻嘅「滑捋捋」。正所謂要借字都要借個有咁深嘅字喇！

1960年，由新馬仔、鄧寄塵主演嘅《因禍得福》，當中有首插曲，歌詞相當鬼馬：嘩，滑脫脫似豬膏咁滑；牛油忌康有咁滑。捺人面珠錫一啖；嘩，味香滑如食新鮮蛋撻。

姓名館

◆王正亮

見異思遷的朱溫

王正亮，在父親耳濡目染的熏陶下，初中已接觸玄學，後得佛法老師傳授陽宅風水及文王卦。直到2013年，通過禪定悟出與際遇相應之姓名學，依此因緣，公開與秘，望有緣人得到裨益。

朱溫又名朱全忠，而全忠之名為唐王朝所賜！但從歷史的史料所看，縱然唐王朝如何一廂情願希望朱溫能跟上字義一樣能忠心於社稷，那只是事與願違的效果！但從唯識潛意識的角度，自古以來，字義或語貴吉祥是人們改名字的重要法則之一！

那麼究竟字義與際遇有關聯嗎？雖然有些人叫吳忠義，就非常忠與義，但又有人叫王忠義，卻買重保險後殺母！但據我所悟，字義是非常有用及重要的，至於為什麼字義與際遇時有反差的情況？則要視乎字義的五行是否被傷害。例如吳忠義的姓名五行是丙乙甲，即火木木，五行產生順生至我，乙木甲木生丙火，忠義之五行並沒有受傷。故此人又忠又義，但一轉王姓（辛金），由於甲乙木會化進退退，即甲會退氣變乙，乙會進氣變甲，而辛金剋木，所以守義受損，才致此人又不忠又不義！

所以朱全忠的字義一樣，五行運作不健康，所以出現反差，因「朱」屬癸水，「全」也是癸水，水性本來就有見異思遷的特性，加上一個為「真」，兩

個為「爭」，兩個癸水，就由通情達理變成見異思遷的牆頭草——風吹兩邊倒，所以癸癸乙的朱全忠就出現反差，全不忠了！

朱全忠原本是黃巢部將，後見起義軍大勢已去便舉兵降唐。唐朝授朱溫任節度使、右金吾大將軍、河中行營招討副使，賜名全忠，後授為梁王。朱溫擁兵自重權慾薰心，企圖篡唐以代之。他先後殺昭宗、立幼主、屠諸王、滅朝士，摧殘唐朝的統治。當時，他兵力強盛，諸如李克用、李茂貞、王建、楊渥、錢鏐、劉仁恭等皆不能與之抗衡。唐哀帝困居洛陽，在朱溫掌握之中。

西元907年農曆正月，朱溫強迫哀帝下詔，定於二月禪位。三月，哀帝正式降下御札，禪位於朱溫。四月，梁王朱溫更名朱晃，服袞冕，登上皇帝寶座，史稱後梁太祖。改元開平，國號大梁，以汴州為開封府，稱東都。以唐東都洛陽為西都，廢唐西京長安，改稱大安府，置佑國軍。將哀帝降為濟陰王，遷於曹州，派兵防守，次年將哀帝殺死。將樞密院撤廢，另設崇政院，任命首輔駱翔為使。

至此，自武德以來經21帝、289年的李唐王朝為梁王朱溫所亡。

至於當時黃巢之亡皆因黃巢領導的起義軍長期流動作戰，攻佔過的地方，都

沒留兵防守。幾十萬起義軍佔領長安以後，四周還是官軍勢力。沒過多久，唐王朝便調集各路兵馬，把長安圍住。長安城裏的糧食供應發生了嚴重困難。

黃巢派出大將朱溫在同州（今陝西大荔）駐守。在起義軍最困難的時候，朱溫竟投降了唐朝。

三月，唐僖宗任用先朝因兵敗逃往韃靼部落的李克用父子以攻擊黃巢軍。李克用率沙陀兵5萬討伐起義軍，取得成效。四月，聯合忠武、河中、義武等軍擊潰黃巢軍，收復長安。黃巢帶領起義軍撤退到河南時，又遭到朱溫、李克用的圍攻。西元884年，黃巢攻打陳州（今河南淮陽）失利，官軍緊緊追趕。最後，黃巢在泰山狼虎谷兵敗遇害。

長達10年之久的唐末農民起義沉重地打擊了唐朝政權，導致統一王朝徹底的大分裂。黃巢雖沒有滅亡唐朝，但土崩瓦解的唐王朝已名存實亡。

開平元年（西元907年）四月，梁王朱溫即帝位，國號大梁，建元開平，是為梁太祖。大梁的建立，標誌着中國重新分裂，五代十國的混戰從此開始。

而朱溫的登基時間在公元907年：
丁朱癸
卯溫甲 癸水生甲木使乙木化進生丁
乙 乙火，順生，得以發揮抱負而登大位！
甲

生活點滴

◆張武昌

父親的犁

農忙時分，犁、耙是父親的專用工具，很少看他使用轆軸，村裏人尊稱父親為「犁田師傅」。早上起來，父親趁太陽還沒有爬出山頭，便把牛趕出欄，手牽着牛，肩扛着犁或耙，朝着農田方向走。農村的犁是用兩支彎曲的硬木，在其中一根的端部裝上尖利厚重的金屬犁頭與犁壁；剛一根端部裝上鐵鈎，方便掛上牽引它的動力。父親的犁是用在五金舖裏買回來的犁頭、犁壁和螺絲鐵條，再加兩個可以轉動的螺母，然後請村裏的一位木匠師傅加工製作而成的。

犁本身是一種耕作用的農具，它的主要用途是把土塊翻轉，犁出槽溝，並且可以使土壤覆蓋住雜草及殘留的作物，達到鬆土，並讓雜草腐爛、自行分解的目的，從而為播種作好準備。犁將較深層的土翻轉過來，犁好的田待春耕時再用耙打散成鬆土，以及使土壤分布均勻，然後再種上農作物。在耙的過程中，施加農家肥，以增加土地的養料，給植物生長提供足夠的營養。

秋收結束後，農民除了整理收藏豐收的果外，還會在嚴寒的冬天來臨前把

稻田的泥土用犁翻過來，讓冰雪把藏在泥土裏的害蟲凍死。

寒風掠過，黃葉飄飛，留下一絲寒涼，田野並沒有完全沉寂，父親總是事事做在前頭。父親的肩膀是厚實的，他右肩扛着犁，左手牽着牛繩，輕輕鬆鬆地走在鄉間的小路上。到了目的地，讓牛停下，先將彎彎的牛軛套在牛頭上，繫好用棕絲做的繩子，架好犁，扣好拉繩。左手拿竹枝與牽牛繩，右手握好犁把柄，一聲吆喝，牛便開始拖着犁慢慢往前走，土壤在犁下翻轉，犁在父親的手上運轉自如。犁田其實是有技巧的，特別講究用心，不僅要手有力氣，扶犁要穩；還要眼看前方，不留遺漏；同時犁頭入地的高與低亦非常重要，犁頭高了，未能把中、深層的土壤翻過來，犁頭壓低了，牛拉起來很吃力。因此在農村，並不是所有的農民都會犁田的。

入春了，農村還沉浸在節日歡愉的氛圍之中。一片片綠油油的蔬菜成了鄉村亮麗的一道風景線。一場場春雨，澆灌着鄉村農田，黃黃的田埂也逐漸多了些翠綠的點綴。耕牛最饒的就是這些鮮嫩

的綠，村民一早就把牠放在此地，讓牠自由自在地享受美食。

春耕時間到了，小鳥展開歌喉，辛勤的農人又要開始忙碌的清耕了。從雨水開始到清明前後，都是犁田的黃金季節。因為這個時候的雨水較多，農民只要把水田的出水口塞好堵實，就可以在較短的時間裏，蓄到足夠的水，將乾硬的泥土浸泡鬆化，用腳踩下去感覺軟滑時，就可以開犁了。

父親揚起竹枝，耕牛拖着犁默默耕耘在這一片肥沃的田野上。相較夏耕秋收，往往春耕的時候，父親不緊不慢，彷彿關於農事的一切都在他的掌控中。傍晚，夜幕開始慢慢降臨，父親把沾滿泥土的犁，拉到小溪裏仔細清洗乾淨，把犁頭、犁壁擦得銜銜發亮。牛也會趁機喝水，補充水分。看到了犁，想起父親農耕的生活，他耕了大半輩子的田，用勤勞的雙手，耕種着鄉野的四季，年復一年，把他的青春年華都獻給了這一片土地。他手握着犁和他的「老搭檔」，一天又一天，一年又一年的地犁開堅硬的土壤，犁出一個個明媚的春天。